

活着的 记忆



婺源，中国最美乡村。

『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见证书乡往昔辉煌，
徽剧雄舞茶艺、三雕歙砚抬阁展示传统文化惊艳。

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引领您走进梦里老家。

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Huozhede Jiyi Wuyuan Feiwuzhi Wenhua yichan Lu

王振忠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活着的记忆

——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录

Huozhede Jiayi

Wuyuan Feiwuzhi Wenhua yichan Lu

3

王振忠◎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的记忆: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录. 3, 灯彩·抬阁·豆腐架 /

王振忠主编;何柏坤,洪玄发,汪根发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5

(《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录》系列)

ISBN 978-7-210-05962-2

I. ①活… II. ①王… ②何… ③洪… ④汪…

III. ①文化遗产—婺源县—名录 IV. ①K295.6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4438 号



活着的记忆

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录(3)

王振忠 主编 何柏坤 洪玄发 汪根发 著

责任编辑:王醴颀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83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网址:www.jxp-ph.com E-mail:380962900@qq.com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0.5 字数:120 千

ISBN 978-7-210-05962-2

赣版权登字—01—2013—16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52.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活着的记忆——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录》丛书编委会

顾问 周遐光 费长辉

主任 汪炬星

副主任 潘显峰 汪立新 汪叔逊 江进民 王群英

主编 王振忠

编委 王润石 揭凌峰 胡中泰 胡兆保 何柏坤 汪根发
毕新丁 洪忠佩 洪玄发 陈爱中 詹瑞天

丛书编校人员 施杰平 程晓军

丛书图片摄影人员

何柏坤 王汝春 胡兆保 洪德平 胡中泰 毕新丁
李泉发 綦茗鹏 俞承勋 胡红平 洪元培 任春才
宋荣明 程政 张银泉 程晓军 余春光



江西婺源县原属于安徽省南部的徽州府，在明清时代，地处皖南的徽州，其西南一角突出，深深地插入江西省境内，所以晚清地理著作《皇朝直省府厅州县歌括》曾这样描述：“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这是用诗歌的形式，对徽州一府六县之地理位置做了形象的概括——在徽州府所辖的六县中，歙县是首县，为徽州府治所在，而婺源县则恰恰处于整个徽州府的西南一“角”，此种地理区位，也为 20 世纪婺源县两度划归江西省埋下了伏笔。

在历史上，婺源县虽然僻处西南一隅，但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婺源位于徽州上游，是徽州的重要门户。自唐宋以来就一直隶属于徽州以及她的前身歙州，历时已达千余年。从文化、军事、经济及民生等各方面来看，都与皖南徽州的其他五县融为一体，难以分割。祖籍婺源的朱熹是徽州人的骄傲，徽人因“文公家礼”潜移默化，徽州蔚为礼教之邦而蜚声远近。在这种背景下，婺源对于徽州来说便显得格外重要。在徽州人看来，婺源的重要性犹如曲阜之于山东、洛阳之于河南，是徽州乃至安徽全省文化精神的象征。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谚。由于商业发达，旅外同乡如恒河沙数，各地皆有徽州会馆之设置，这些会馆都崇奉朱熹，以“文公家礼”、“程朱理学”别树一帜，以凸显“贾而好儒”的徽商特色，并藉以加强徽州一府六县商帮的精诚团结。

1949 年婺源县被划入江西省，这是婺源历史上第二度划归江西，也是该县永远脱离“母省”的行政更迭。

近数十年来,旧徽州的行政建置屡经嬗变,昔日的一府六县已分隶两省数区。尽管如此,婺源、绩溪的不少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在自我认同上仍然是心系徽州。他们认为——婺源、绩溪的文化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仍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心灵故园。与旧徽州的核心地带相比,从总体上看,婺源遗存的徽派古建筑虽然不及歙县、黟县等地精美,古村落或旅游景点之分布也较为分散。不过,当地的自然山水及人文景观均极壮丽,而且,不少新建的粉墙黛瓦仍旧是徽味十足,较现在的徽州核心地带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极为直观地令人感受到婺源人对于传统徽州文化的固守。迄至今日,徜徉于“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古村落仍以徽州文化为深厚底蕴,古建筑与自然山水和谐共存,粉墙黛瓦、高低参差的马头墙错落有致,体现出独特的韵律感。

当然,在徽州文化的大背景下,婺源仍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明清时期,徽州是商贾之乡,出自一府六县的商人虽然统称曰“徽商”,但诸县商业之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歙县主要以扬州盐商最为著名,休宁人专精于典当业,婺源木商和墨商相当有名,绩溪人则大多是小商小贩,以从事徽馆业为数众多。以婺源的商业与文化时尚为例,东、北乡一带商业最为发达,与江南苏、杭一带的互动亦颇为频繁。迄至今日,虹关、岭脚、庐坑等地颇具沧桑感的古村落和老房子,正是昔日辉煌的一抹余晖。此外,在历史上,虽然四乡风气不同,但“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此乃东西南北四乡共同的特点,这也正是婺源文化具有深厚积淀和高品位传承的历史基础。浩繁无数的传世文献,以及当地丰富的人文景观,使得婺源成了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瞩目的一方热土。而在这一域热土上,纷繁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揆诸实际,婺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徽州极具特

色。近代启蒙读物即曾提及：“玉皇大帝，司命灶君，四大天将，马赵岳温，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西方佛祖，行雨龙王，三光菩萨，观音世尊，金刚罗汉，弥陀目连，真武菩萨，九华地藏，傩神元帅，香火祖师……”这些光怪陆离的神明，都是昔日徽州民间信仰中一般民众顶礼膜拜的对象。其中的“傩神元帅”，也就是傩舞中奉祀的主神。而在徽州，婺源的傩舞又最为著名。早在明正统十四年（1449），休宁县茗洲村民就规定——当地的春秋社祭，由婺源的“香头角抵之戏”为之行傩，并相沿成例。可见在当时，傩舞便已走出婺源一隅而闻名于徽州各地。从文献记载来看，各地民间都组织有“狮傩会”“乡傩会”或“驱傩会”等，这些傩会组织经管有田产，每年的收益除了迎神赛会之外，还用于修桥铺路等公共开支。傩神受到婺源人的广泛崇拜，康熙四十五年（1706）詹元相所著的《畏斋日记》就提及：在庆源，“接狮傩会神，支银五分赏傩人”。此处的“狮傩”，职司禳疫祛邪。《黟山府君年谱》亦说谱主四岁时，“村俗元日傩于祖庙，奉傩神于庙之庑”。该年谱为晚清余香祖等所编，谱主系婺源沱川理源人（号黟山），生于嘉庆八年（1803），这里也提及婺源东北乡的傩神。而在新近发现的民间文书中，更有婺源某地的“驱傩会账簿存底”，其中记录了“收租供猪做会”的人名。从中可见，该“驱傩会”成员计有40余人，分为4阊，每阊10人左右，拈阊轮流，主办驱傩会，主其事者可以收租，并提供驱傩时所用的会猪等供品。根据民间的惯例，接傩神时，傩神菩萨的神宅如何布置，还必须迎请风水先生履勘和指点。傩舞在婺源流传颇广，历史上曾有“三十六傩班，七十二狮班”的说法。举凡大的村落，附近总有小姓跳傩舞。何柏坤先生的《婺源傩舞》，正是对此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颇为细致的专门性探讨。

在历史上，除傩舞外，与各类迎神赛会相关的还有婺源的抬阁、灯彩和豆腐架等。而在民间赛事中，“六街

灯火，九陌笙歌”，在很多场合，徽剧之演出亦必不可少。这些，都是历史上习故如常、相互联系的一些日常生活方式，如今则成了需要人们细心呵护和精心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徽州是个著名的商贾之乡，“人家十户九为商”，在徽商如日中天的明清时代，大批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本土，促进了“小徽州”（徽州一府六县）区域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地成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并重、社会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于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社会的聚落景观和社会风貌都有了重要的改观，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徽派建筑讲究藏风聚气，枕山环水，其基本格局为粉墙黛瓦马头墙，屋中有四水归堂的天井——此种建筑格局之产生，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南宋歙县人祝穆（其曾祖祝确，是理学家朱熹之外祖父，而其本人亦曾受业于朱熹），在他所编的历史地理名著——《方輿胜览》一书中引述，当时的徽州人并“不事华屋”。只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的崛起，大批的商业利润被持续不断地汇回徽州，才迅速改变了桑梓故里的聚落景观。于是，“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侨寓扬州的程庭返归徽州展墓省亲，在随后所作的《春帆纪程》中，记下了他所看到的村落景观：“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徽派村落及其单体民居，留给世人的印象至深。迄今，街贯巷连、黛瓦粉墙的老房子，仍然给人以一种明快淡雅的美感。清人汪士铎曾指出，徽州“雕镂房舍，屋皆楼，聚族而居”，屋中的各个局部，如门楼、厢房、窗檐以及梁柁柱座等皆有雕刻，砖

雕、木雕和石雕随处可见。因此,徽派三雕成了人们发现美、探索美的对象。

此外,祠堂建筑亦颇具特色。作为一种不可移动的建筑、文物,迄今硕果尚存的祠堂,似应归入文化遗产的范畴。不过,倘若我们将重点放在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如祠堂建筑工艺、仪式以及民俗等,则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又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开基造屋,选择日期,画墨结笋,竖柱上梁,剪鸡制煞,喝彩披红,明堂天井,滴水花檐,楼梯照壁,靠手栏杆,门枋石柱,碌不托梢,正梁献柱……”^①这些纷繁复杂的建筑程序,每一道都凝聚着普通民众的智慧,反映了传统婺源人的匠心独运。

在传统的礼仪中,“交朋结友,客到茶来,行宾坐主,来参去辞”,在历史上,人们奉“文公家礼”为圭臬,“徽礼”已形成特殊的民间礼仪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广为流行。与此同时,徽州人讲究待客之道,作为中国著名的茶乡,婺源的茶道显然亦颇值得探讨。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与徽州的其他地方相似,历史上的婺源亦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文人清玩,婺源歙砚便是此种交流与互动的一个重要例证。另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隐藏在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技艺、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世业书香种砚田”的精神内涵等,尤其值得深入发掘。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荦荦大端。在历史上,婺源的传统文灿若繁星,异彩纷呈,有不少都值得今人倍加珍视。例如,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教授曾指出,宋代婺源的五通庙市,很可能就与当地发达的木商贸易密切相关。及至明清时代,婺源

① 作者根据民间手抄本照录。笋,古同“樛”。——编者注

的木业更趋发达,众多的木商不仅在本土经营林场,而且还远至长江流域各地从事木业,形成了一整套术涉专门的木业文化,“木材理生,木客为先,看山拼树,剔剔通山,先谈价目,后起契文,现银易讲,赊做看情,开工斫树,取料挖椿,割刀刮丈,斧头劈梢……”这些都反映了木业经营的商业规范及相关经验。最近数年发现的《木业便览》《西河木业纂要》等商业文书,生动地展示了婺源木商前往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一带从事西木、苗木经营的实态。从中既可见到畴昔婺源人无远弗届的开拓进取,又可看出木材经营中巧悟天授的诸多技艺、规范与仪式。

明清以来,徽州的不少传统手工业极具特色,这些行当均形成了一整套口传心授的技艺,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一些独特的管理制度。有鉴于此,人们在研究有形的艺术品(如徽墨、歙砚)之外,还应当关注那些蕴含有传授技艺的社会制度。而这些,除了展开口述史调查之外,亦应关注民间尚存的各类商人文书。例如,在婺源境内,明清以来东北乡的从商风气极盛,虹关、岭脚一带更是徽墨名乡,这一带的徽州墨商极为著名。在过去的十数年里,我曾数度登临皖赣交界处的浙岭,于山川佳处驻足流连,亲手抚摩过“吴楚分源”的界碑;亦尝于浙岭的盘山公路上徘徊凝想——山下之民环绕成村,徽派建筑傍田依树,鳞鳞可数,岭脚一带的古村落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在民间文献的调查中,我也不止一次发现婺源墨商的珍稀文献,亦曾多次走访过墨商旧宅,与墨庄后人以及昔日墨匠做过细致的交谈。情由景生,物从理悟,我想,透过对墨商村落的保护,通过对婺源墨业文书的细致研究,可以让世人清楚地看出徽州经营文化之精髓所在,这也有助于在徽州文化背景下凸显婺源的地方特色。2012年1月,在最近一次的调查中,我听说自己先前采访过的一位墨匠已身染重疾。这让我深切感受到,随着老辈的凋零,芳华渐逝,人去艺

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综上所述，婺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大有文章可做，目前涉及的还仅仅是个开端。该套丛书力图凸显徽州文化背景下的婺源特色，在具体内容上，除了对各类文化现象的描述之外，还将重点放在口传心授的民间传承上。在资料运用方面，除了征引历史文献外，还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口碑资料，博采衢巷之语、市井之谣，对各类制作工艺和传统技艺有更多的揭示，藉以勾勒地方及传统的特色。参与编撰的作者，均是婺源学有专长的文化人，在地方文化研究方面大多著作颇丰，成就斐然。虽然每部著作皆独立撰述，文责自负，但笔者受婺源文广局之邀忝列主编，其间曾两度赴婺源当地与作者沟通、交流，亦审读了各部书稿，并提出个人的修改建议，这些，均得到文广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各位作者的热烈响应。虽然对于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描述，我并不完全认同，但这些著作中所洋溢的乡土情怀以及透露出的才气和智慧，却让我颇为欣赏，亦觉受益良多。

本人从事徽州研究二十余年，一向视徽州为自己的“梦中故园”。特别是婺源，是我在学术研究中多所发现的一域热土。2001年发现的《詹庆良本日记》，真实地记录了1949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透过该册日记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山村少年，不经意间站在了历史和地理的边缘，以其鲜活的个人生命印证了历史的脉动和人生世态，提供了传统“历史”编年之外的民间记录。在我看来，这是了解婺源、徽州乃至传统中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情节的极佳史料。据此，笔者写成了《水岚村纪事：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一书，很快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此过程中，香港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安徽电视台等先后都以此为线索拍摄了纪录片或电视片，主人公的命

运遭际,据说曾感动过无数观众。2002年,在虹关詹庆德先生的帮助下,我意外发现《我之小史》抄稿本两种,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部由徽商自身创作、反映商人阶层社会生活的小说。自传的作者为婺源庐坑人,出身于木商世家,他以生花妙笔自述家世,感物叹时。透过书中记叙的伦常日用、闲情逸事,我们得以窥见乡土中国的人事沧桑,近距离透视徽州乡绅的心曲隐微,细致了解商业经营中的浮云变幻,触摸晚清民国时代历史节律的脉动……类似于此的珍稀文献,在近十数年来民间文献的收集中,还有不少重要的收获。

作为一名学者,上述的发现让我对婺源这一“中国最美的乡村”心存感激。今值丛书出版前夕,遂将自己对婺源的感受写下,权且作为不一定成熟的序言,就教于婺源和徽州的同好。

二〇一二年四月初稿,十一月改定

婺源山水的灵韵和先人的智慧勤劳是不一般的。

建县于唐开元的婺源，作为古徽州一府六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千多年来，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坚韧和“山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气度，从重重叠叠的大山，从曲曲折折的驿道，走出了500多位进士、2000多名仕宦乃至“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辉煌，也走出了名震江南、富甲天下的徽商劲旅——婺商。

俊杰荟萃带来的文化繁盛是必然的。

走向天南地北的婺源先人，带回婺源大山中的，不只是功成名就的物质财富，还有涤荡心胸的文明之风——这来自中原、来自东南、来自西北的文化春风，与吴越之地的山野清风交相融汇，催开了一处文化的桃源。鳞次栉比、画栋雕梁的村落如雪梨花在碧水青山间次第绽放，犷野的傩舞、华美的徽剧在青石铺就的深巷中袅袅回荡。

今天的婺源人，接受了祖先丰厚的馈赠。

数字有时是枯燥的，有时却跃动着生命的丰满。听一组数字吧：面积2947平方公里、36万人口的婺源县，今天拥有徽剧、傩舞、三雕、歙砚制作技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有清华彩虹桥、婺源宗祠、理坑村古民居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13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1个。婺源是继闽南之后文化部设立的第二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呵护传承好先人的文化馈赠，是当代婺源人的责任，文化行政部门责无旁贷。基于这一使命感，婺源县文广局聘请对婺源文化饱含深挚感情并颇有研究的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县内文化界人士，启动了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及成果汇编出版工作，首轮选取了婺源徽剧、三雕、歙砚、傩舞、灯彩、抬阁、豆腐架、茶艺、祠堂等九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研究课题。此次保护性研究工作，既展示了婺源文化拥有的浓厚徽文化背景，更凸显出地域文化个性特征；既注重史料的运用，又强调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的采集；既重视资料的收集，更重视分析研究。其宗旨就是将各研究课题放在徽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分析其源流、成因、发展演变，并为项目传承提供翔实资料。同时，基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普及宣传的需要，在研究成果汇编中，除了突出学术性，也兼顾了可读性，表述力求生动、通俗。

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宝贵记忆，是民族传承发展的根基。这套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汇编的出版，只是婺源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漫漫征途的一个驿站，前方的路很长，也一定很美。

第一篇 婺源灯彩	1
一、婺源灯彩沿革	3
二、婺源龙灯	5
三、婺源香灯	14
四、婺源撑灯	18
五、婺源杠灯	21
六、婺源动物灯	22
七、婺源迎灯舞龙习俗	29
八、婺源灯会	44
九、婺源灯彩传承	45
 第二篇 婺源抬阁	 49
一、婺源抬阁概述	51
二、婺源抬阁源流	54
三、婺源抬阁分布	56
四、甲路抬阁特征	60
五、甲路抬阁剧目及代表作	66
六、甲路抬阁的服装、道具	96
七、甲路抬阁小演员挑选标准	97
八、甲路抬阁技艺	98
九、婺源抬阁价值	100
参考文献	102



第三篇 婺源豆腐架	103
一、婺源豆腐架概述	105
二、婺源豆腐架源流	107
三、婺源豆腐架典型作品	122
四、婺源豆腐架文化现象	135
五、婺源豆腐架价值	142
参考文献	150
后记	151

第一篇

婺源灯彩

